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紳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九　　宋　釋覺範　撰

書

上張無盡居士退崇寧書

某啟誦相公佳句頋見二十年矣每念威德崇重辯才無礙未易酬對顧省鈍根無異能解非所堪任以是久不敢行詣耳不謂比來煕禪師書中過辱緒言見及如佩黄金良藥之賜閣下昔與雲庵兜率神交道契爲内

外護雖當時從游之人如某者亦蒙記録愛人而及屋烏謂徒虚語今始信然又蒙辱以崇寧見召尚未識門屏而據授以師位衲子驚怪莫不改觀實以鄙陋恐臨事失職有累閣下知言耳故不敢輙受謹課成拙頌六首繕寫呈上聊供閣下千里法喜之游干冒鈞重不勝愧悚

答張天覺退傳慶書

某啓某青山白雲之人其蹤跡不顧上王公貴人之齒

牙縱浪大化飽飯足矣不虞閣下過顧千里惠書以崇寧見要挽至人天之上使授佛之職責以重振西祖已墜之風其以閣下所責甚重某之材力甚薄不敢輙冐寵命作偈辭免意閣下必憐其誠從其所欲棄置之久矣而禮意益勤三返其使欲一相見而已某翻然改曰無盡居士道大德博名聲徧華夏獨立四顧爲我家門墻又先雲庵之執今區區於一愚比丘其可終不往也故間闗而來閣下一見過有稱賞嘗謂天下之英物聖

宋之異人撥置形骸傾瀉意氣奇章闕

代雲蓋賀北禪方老書

清淨燕居雖聖師之明誨流通法藏乃釋子之本心于其可爲之時蓋亦何膠於迹遠公老矣竟不過於虎谿南陽翻然乃肯來於鳳闕觀其以道自重則或異惟其以身徇法則皆然伏惟其人清明在躬淳化接物以淵才雅思之三昧資淹通博識之兼能比自雲山徙居城中蓋叢林之故老傳聲名於此邦金斗城中舊挽浮山

之九帶汨羅江上重揚臨濟之三玄光壯吾宗提攜後學凡於聞見無不懽譁屬叨疾衰尚稽展對謹奉啟陳賀春色向暄尤冀珍重

代答潙山評老書

竊承已辭惠日咸爭瑞鳥之先瞻欻然道風遽與珍緘而竝至悃誠特厚文彩甚華俯思衰殘交增喜愧顧茲潙水寔甲熊湘前豪峻大雄之風近世茂霜華之嗣欽承禪師游戲法窟熟爛叢林飄然而來故將有意於先

覺發其所蘊行看施益於後昆豈惟拙者之與榮抑亦輿情之所望謹奉啟上謝

代法嗣書

某聞惟師弟子糸時因緣雖遷流於人天或契闊於生死不謀而合妙於磁石之鍼適然而逢特類盲龜之木方相視而一笑歎再來之尚存披掌發異世之珠後身附前生之植載之傳記炳若丹青然望道固有淺深受材不無大小沿從中世非復古風名存實亡力微習重

寂無奮起幾至陵夷如其者志節願追古先識慮皆居人下契無悟花之敏迷有摘葉之愚自離七閩謾游三楚僉緣養育則恩均親教提攜收拾則人固戶知非止見聞之熏烝蓋亦琢磨之猒飫誓同小朗斷節不下三生敢料大潙踢缾遂辭百丈恭惟其人道傳熊獄派出虎溪聲華久著於叢林誠寔可開於金石游戲翰墨爛熟敎秉屢讓名山倦臨清衆而宗門道廣學者日親機比踈山敢犯腹中之鱗甲辯如慧日寧逃口內之雌黃

蓋其要妙淵深高明廣大而其應量而休蚑蚋亦名飲海登高未已女蘿適幸依松敢不永棄世緣長依淨社激昂志節報効恩私然力甚纖埃敢助培於佛種光猶爝火徒僭續於祖燈瞻望門闌馳心師範過此已往未知所裁

代答書

伏審光膺顯命榮遂素心與情欣聞士論增氣竊謂仕宦無大小當各行其志窮達有義命則不必言時較今

竹帛所傳如漢文武之盛觀其至鑒大不可誣相如之賦甚工止於爲令李廣之藝絶類竟不得侯蓋功名出於偶然故用舍置諸度外然有是語未見若人恭惟某官深於文詞綽有標韻言行信於閭里聲稱著於搢紳袖手來歸餞華顛於詩酒挂冠閒暇登清嘯於雲泉方慚贊賀之未緣遽辱函封之先及獲窺筆力槩見平生習俗移人鄙後來居士之論天資近道有急流勇退之風陳誼甚高把卷增慨驚文彩之奪目挹謙光之照人

永為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其於欽佩莫究頌言

代上太師啓

君子立邦家之光固難親炙忠臣在社稷之衛豈易皈依幸逢濟濟辟王之朝共遇赫赫師尹之貴豈無巨筆用贊元勲故巨壑縱魚王褒著漢武得賢之頌在坰牡馬史克陳僖公有道之詩敢當搢紳先生作者之前顧聽狂簡小子斐然之語雖牖中窺日未盡光輝然爨下焦桐亦堪聽采恭惟某官文章宗伯道德真儒會逢千載

一遇之時協贊一日萬機之政股肱周室首居尚父之尊左右商王自任阿衡之重一持政柄大振朝綱李逢吉十六子之奸回悉歸竄逐崔祐甫八百員之英傑盡入搜揚恢雝泮以興賢奠幾千人經明行修之士設庠序而化邑復數百年鄉舉里選之科鑄鐵錫子母以利便公私弛山河茶鹽而通行商旅興水利則僦載南畝得施十千維耦之勤勸農田則平秩西成俱獲三百其囷之望恤貧置院凶年無溝洫之憂漏澤開園枯骨免

狐狸之暾天寧建寺祈明明天子壽考萬年敦宗立官使振振公子本支百世以至乎九鼎鑄而百神受職八寶獻而萬福攸同大晟作而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四輔建而足以利國家興社稷王道平而百川理黄河於是乎清元氣回而萬物春靈芝於是乎秀遂致一人有慶四海無虞三階平而風雨時五穀熟而人民育天垂甘露地産嘉禾山川草木之裕如鳥獸魚鼈之咸若民躋壽域俗樂春臺一方無鼠偷狗竊之驚四境有犬吠雞

嗚之喜遠人率化荒服來王萬邦共惟帝臣天地莫非
王土開關受吏梯航遠走於蠻中獻地稱蕃璵璇幾半
於天下皆是八柱擎天之力並知四時成歲之功昭昭
簡在帝心籍籍頌諸人口前房杜而後姚宋何以加諸
左稷契而右皐夔不能過也此皆公議豈但私言自從
往古來今無不光前絕後雖秃千毫之兔難紀宏規縱
捽萬楮之皮莫形魯頌其備員官業托質洪鈞望南山
之維石嵓嵓幾年注目仰北斗之台星兩兩每夜勞䰟

歎無路以掃門徒有心於投剌鳳衰已甚敢興楚接之歌牛喘非時終冀邴吉之問特書悃愊上瀆高明造化罏中敢希陶鑄爕調手内全藉提攜果蒙自卵及翼之恩不忘摩頂至踵之報

代上少師啟

伏審光膺大號榮貳三公凡屬生成舉同抃蹈竊以大臣謀國元帥行師深惟用兵之難近請以唐爲喻裴度之誅元濟名蓋淮西子儀之備吐蕃威宣關内然而軍

旅屢失歲月薦更或碎韓愈勒銘之碑或置朝恩疾功之沮紛然異議沸於外庭未有爇祭朝陳散犬戎於沙幕捷書夜奏復禹貢之山河服功於談笑之間紀績於鼎彝之上雖曰天之時數豈非人之力為恭惟樂宮先生蘊德方剛受材宏大以山甫補袞之手應高宗協夢之祥惟都惟俞可曰千載之遇知文知武是謂萬人之英當巍巍乎有道之朝建岌岌乎無前之業父子俱登三事君臣慶同一時四世五公何足道也一門萬石竊

且陋之已收玉版之榮行遂金甌之拜其猥緣望履獲預執鞭永懐剪拂之私未効涓埃之報終當爲之殞骨且將依以揚聲身處江湖遐想平津之館職拘飛挽遥稱北海之觴

代東林謝闕府啓

右其啟准使符授前件職事已祗受者竊以冠世名山道德所在出塵淨社緇白同闕近偶厄於妄庸坐幾見其傾覆宜得神穎以整頽綱上以副王臣外護之勤下以

副叢林中興之漸如某者涖衆猶晚涉道未深五逢楚
國之秋三涉湘山之刹特以宗風之盛悞爲學者所推
偶預總提良出儌倖恭惟某官斯民先覺當世偉人世
殿侯藩名獨簡於睿想入聮清禁道每格於君心期必
代於天工蓋久從於人望某已次治境行瞻履舃獲聞
謦咳之餘倍切敘崇之素謹具啟陳謝伏惟台慈照察

代上湖南使者書

某聞趙清獻公奉使西州以一琴一龜自隨坐則撫琴

玩龜蜀人莫測寓止成都以書抵中朝故人曰成都全蜀之地沃野千里而多江山登臨之樂齋閣事簡時有山僧野人投詩而去諸公顧此吾事豈不流哉嗚呼山僧野人固無用於世然一造大人君子之庭飾鄙陋之詞敘棲遲之蹟則遂爲公卿美談恭惟其官文章之卓越風節之高特冠於搢紳雖功名事業之効未收而人主倚眷天下之屬望販夫乳兒莫不知頌詠盛德其遺風餘烈初不減清獻公而好賢樂善出於至誠則又過

之方持使者節來莅三湘以萬壑之松聲爲琴以自養之靈智爲軀當其酒酣客散頹然隤憒聽江風之度曲觀湛然之發光若傲睨萬物之表而與造物者游其高韻脱落當十倍西蜀但山僧野人之詩文未至庭下猶以爲鈌典某頃在丹陽獲陪今儀府相公苻寶舍人父子遊自南還頗獲翰墨切聞公蔡氏臥内客也敢自山中攜至持以呈獻無所干求惟閤下憐其誠而進之爾

代上宣守書

某聞癡蠅附驥氣凌千里兎絲依松勢登九仞兩物至微陋也而其氣勢特能榮耀於昆蟲草木者蓋其所遭之時所託之地適幸而已矣某寒鄉賤微人不比數賦命數奇臨事金注困窮極矣所幸少游上庠識閣下一人耳時閣下蔚然自持如喬松之稚蒿萊養精蓄駿如騏驥之困車軛某因得時交足以緣僕絡根以蔓衍也嗚呼閣下以冠冕道德鼓吹六經聲名橫翔捷出搢紳之右富貴昂闕聳壑青雲之上方掇天子近侍出鎮大邦道

顯著闕其塵埃寒乞面目可憎輙敢冐重湖涉大江千里
至前引物連類敘平生游從之好欲以駭動視聽聞者
多竊笑坐睡然區區之心終欲一望履舄者其情有眞
可哀者耳某既爲功名悮罪大不孝二親之喪四弟之
柩皆在淺土家貧族陋默計之不一泣訴於門下是畢
世不能舉矣杜甫寒餓流離至食橡栗嚴武鎮兩川甫
依之得不死郭元振爲太學生家送貲四十萬會有縗
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舉以與之嗚呼嚴武之

忠厚元振之節義蓋如此每讀其傳竊欣慕之恭惟閤下忠厚不棄故舊有嚴叙南之風度節義喜施有郭代公之奇豪而其無杜甫之才有不質名縗服者之喪其之辭家里巷聚送或疑或信疑者多而信者少此不足怪蓋節義未嘗有故也願閤下哀憐之使信者增氣而疑者沮氣矣

代求濟書

其聞金以自獻致不祥之名鴈以不鳴蹈必死之禍者

莊生寓意於兩物蓋所以配士之自獻亦又以罪士而不可不言也夫士臨死禍而不言世必以爲誇若困蹇之辱飢寒之憂已切諸身不翅如臥積薪之上而下焚之猶不以爲意鉗默不言使莊子不呵之三尺童子且聞以爲笑也某幸以諸生得侍師範瞻承顔色熏烝見聞一年于玆日月不爲不久而質疑受訓義在徑造函稟而已然特飾鄙陋之詞爲之書遂及私門之猥以上累聽覽者其情有可哀者耳儻蒙霽嚴有和則請畢其

説于前其讀漢傳見司馬長卿之還成都家四壁立又讀唐帖見顔魯公從李侯乞米嗚呼漢唐人物如長卿魯公者可謂碩大而秀傑者且屋廬不完饘粥不給況下者乎然兩人者風流餘烈可以想見以其之不肖駑鈍聲遺沉下蓋其智愚之不移貴賤之相遠無可企羨然猶有羨於長卿魯公者羨其當耳長卿固倦遊而歸所累者文君耳而猶有四壁可誇如其干祿而祿未及親今親皆老無以爲養弟妹職職及婚嫁二十餘口伏

朧叢於一身而家無置錐之地魯公雖曰舉家彌月食粥而有祿可仰有畜米者容其乞如某者族寒里陋無强盛可依之親誰當告者聞古有魯肅指廩借周瑜則以爲癡郭元振推錢四十萬與不言姓男子以爲狂則有羨於司馬魯公未足爲過也某前此賃屋而居今有屋者取以自用一家幼穉將至露地臥起矣恭惟先生識妙如著龜納汚如山澤剛而有禮人不得而疎親明而無私士實樂於求懇昔劉政徃役邴原窮鳥入懷原

曰安知此懷之可入耶原之言蓋喜之也萁恃先生之恩竟敢與劉政之謀干犯妄意先生必有原之喜而憐之

塔銘

夾山第十五代本禪師塔銘并序

師諱智本筠高安郭氏子生五歲大飢有貴客過門見其氣骨留萬錢與其父母欲攜去祖母劉適從旁舍歸顧見怒曰兒生之夕吾夢天雨華吾家吉兆也寧飢死

不以與人推餞還之既長大遊報慈寺聞僧說出家因
緣願爲門弟子劉氏喜曰此吾志也年十九試經爲僧
明年受具足戒即往遊方時雲居舜老夫開先暹道者
法席冠於廬山師往來二老之間久之聞法華端禪師
者深爲法窟氣壓叢林蓋臨濟九世之孫也而楊岐會
公之的嗣也師往謁之遂留十年名聲遠聞舒州太守
李公端臣請說法於龍門辭去之日端領衆送之師馬
逸而先顧端曰當仁不讓端笑謂大衆曰國清才子貴

家富小兒驕其父子法喜遊戲多類此未幾屏院事乃還廬山時曾丞相由翰林學士出領長沙以禮迎居南嶽之法輪學者爭宗向之遷居雲蓋自雲蓋遷居石霜凡十三年道大顯著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既老矣而湖北運使陳公舉必欲以夾山致師師亦不辭欣然曳杖而去人登問之答曰條情去留豈道人事湖南湖北真一夢境爾何優劣避就之耶以大觀元年上元夕沐浴更衣端坐終於夾山之正寢閱世七十有三僧臘五

十有二闍維齒骨數珠不壞葬於樂普庵之西師性真
率不事事膽氣蓋於流輩作爲偈語肆筆而成亦一時
禪林之秀者余未識師聞清涼洪禪師言其爲人甚詳
後二年門人處曉出開福英禪師所撰行狀來乞銘銘
曰
定慧圓明力無所畏顯於湘南遂起臨濟學者如雲異
人輩出唯會與南絕羣超逸號末法中二甘露門唯夾
山本寔會的孫七移法席籍甚聲華迅機雄辯能世其

家放懷清真亦足風味睥睨死生蓋其一戲白塔林間
矯如飛鶴不涉春緣碧巖花落

鹿門燈禪師塔銘并序

西蜀世多名僧而魁奇秀傑者尤見於近代有如寶梵
大師昭符者弘經解義足以增光佛日太史黄公稱之
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者也嗣承其學有如圓明大師
敏行者家聲辯才足以舟航苦海内翰蘇公稱之曰能
讀内外教博通其義以如幻之三昧爲一方首者也兩

公令朝第一等人意所與奪天下從之而寶覺圓明特被賞識兩川講徒增氣四海縉紳想見風裁也鹿門禪師蓋嘗以父事圓明以大父事寶覺觀其規模弘大教觀淹博熏烝見聞有自來矣師諱法燈字傳照成都華陽王氏子也自幼時則能論氣節工翰墨逸羣不受世緣控勒年二十三剃落於承天院受具足戒即當習楞嚴講者年皆犀下之時黃太史公謫黔南與圓明遊相好每對榻橫塵師必侍立看其談笑公撫師背謂圓明

曰骨相君家汗血駒也他日佩毗盧印據選佛場者必此子也常夜語及南方宗師公曰今黄龍有心泐潭有文西湖有本皆亞聖大人曹谿法道所在或欲見之不宜後於是圓明稟講出蜀師侍其行至恭州而歿師扶護歸葬成都辭塔而去下荆江歷淮山北抵漢沔徧謁諸老所至少留機語不契振策即行登大洪謁道楷禪師楷問如何是空劫自己對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脱三乗不假修不落有無更道取一句曰待某甲無舌即

與和尚道楷駭之師乃伏膺戾止承顔接辭商略古今應機妙密當仁不讓師資相懽不減溈山之與寂子趙州之與文遠也大觀之初楷公應詔而西三年坐不受師名敕牒縫掖其衣謫緇州師趼足隨之緇之道俗高其義太守大中大夫李公擴虛太平興國禪院以居之於是洞上宗風盛於京東政和元年楷公得釋則東遁海瀕千餘里太湖中而止草衣澗飲若將終焉豈非肰名迹之爲累也歟師猶往從之楷以手揶揄曰雲巖路

絶責在汝躬行矣師識其意再拜而還七年解院事西歸京師名聞天子俄詔住襄陽鹿門政和禪寺師謝恩罷退飯丞相第堂吏抱牘至白曰江州東林寺當改爲觀從道士所請師避席曰廬山冠世絶境東林又其勝處世爲僧居如春湖白鷗自然相宜今黄冠其中絶境其厄會乎丞相大以爲然東林之獲存師之力也既至漢上郡將諷諸山辦金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笑曰童牙事佛有死無二苟非風狂失心輙以十方檀施之物

千里媚道士耶郡將愧其言而止然天下叢林聞而壯之鹿門瀕漢江斷岸千尺寺嘗艱於水師坐巖石下念曰吾欲叢林此地爲皇朝植福而泉不能贍衆山靈其亦知之乎師以杖擿草根俄衆泉㵎發一衆大驚山中之人目之曰燈公泉師初依夾山齡禪師齡道孤化而無嗣之者僧惟顯得其音隱於南嶽師以書抵長沙使者迎出以居龍安禪寺聞者伏其公貴其行初惠定禪師自覺革律爲禪開刱未半而逝蝗藏蜂聚故寞遺𡍩

十猶七師為一新之長廡廣厦萬礎蟠崖冬溫夏清崇堂傑閣十楹照簦吞風而吐月榷拂之下五千指十年之間宗風大振人徒見其婆娑勃窣若遊戲然不如其中至剛峭激也篤信所學雖威武貴勢不敢干以非義性喜施不計有無傾囷倒廪以走人之急靖康二年春金人復入寇兩宫圍閉驚悸不言謝遣學徒杜門面壁而已門弟子明顯白曰朝廷軍旅之事何預林下人而師獨憂念之深乎師熟視徐曰河潤九里漸洳者三百

步木仆千仞蹂踐者一寸草豈有中原失守而林下之
人得寧逸耶五月十三日中夜安坐戒門弟子皆宗門
大事不及其私泊然而逝檢其所蓄道具之外書畫數
軸而已閱世五十有三坐三十夏度門弟子明顯等七
十餘人受心法蒙記莂潛通密證匿迹韜光者甚衆二
十二日全身塔于山口別墅惠定塔之東明顯狀其平
生來乞銘銘曰
空劫日用易知難分汝欲分之如聲與聞何嘗有間月

徧谿谷何嘗有斷風偃松竹於一毫端揑聚古今粲然明了而不可尋無功之功無位之位爲物作則無容觸諱唯此正傳洞上所宗當有神頴振其頽風堂堂燈公龍象回顧負戴之重徐行安步漢南盤本兩坐道場楞然一室名聞諸方孝於事師忠於事佛俯仰無愧雖化不沒聞名在世決不可除則於心外法有遺餘竟欲除之出以示我笑而不言如冰在火蘇嶺萬仞蕩摩雲煙曰塔其下望之歸然緬懷高風叢林殞涕我作銘詩以

范來世

蘄州資福院逢禪師碑銘并序

自達磨入中國授二祖心要而以衣爲信故六世爲之單傳至曹谿藏其衣故諸方得者輩出其魁壘絶類碩大光明有若衡山觀音廬陵清原者特爲學者之所宗仰天下號二甘露門令逢禪師者清原九世之嫡孫黄龍機公之高弟也此先蓋福州閩縣人生於陳氏自其少時英特開爽不愛處俗者年敬愛之唐乾元初落髮

於隱真寺明年受具足戒即策杖遊方聞黃龍叅出嚴頭門風孤峻自荊楚舟漢江抵鄂渚而機公杜門却掃棱絕世路學者皆望崖而退師獨扣其户俄聞疾呼曰擊門者爲誰答曰令逢曰未來此間亦不失答曰若失爭辭與麼來曰來底事作麼生答曰昨日親自渡江黃龍於是開扉笑而罷許之師從容遊詠日聞智證雖不事接納而户外之屨常滿痛自韜晦而人間之譽益著以順義癸未之秋辭黃龍北遊戾止祁陽月峯之下椒

爲茅茨一飯奉身跏趺終日學者追隨而至川輸雲委
前刺史竒章公拜謁受法要而請升座道俗懽呼謂一
佛出世遂成叢林號南禪男子張宏甫施宅爲寺莊嚴
之妙疑絳闕清都從空而墮也歲在戊子夏淨髮更衣
而坐謂門弟子曰吾委息後衣麻饌客號踊哭泣皆不
可爲苟違吾言則非吾法侶於是以書徧辭檀信六月
八日示微疾泊然而化閱世五十有一坐三十四夏塔
于郡城之北太和中忽見夢於父老曰吾欲出塔大作

佛事於是啟塔而顔貌如生萬衆作禮龕而供事之自
是則能指揮造化縱奪禍福使雨暘時若百穀茂遂民
建寺其旁世以父子傳踞夜燈午梵自唐迨今不替政
和之間禪林易之更兩代荒殘如逃亡人家宣和太守
林公以嘉祐寺彌勒院僧擇文主之從檀之請也文踈
通解事材智有餘道行信於邦人初至之夕適大雨九
從其牀一年而施者填門冠蓋無虛日二年而修廡𢈔
室綠踈青鎖三年而崇殿傑閣間見層出遊僧過客摩

肩仍袂已至者忘去方來者如歸余嘗與林敏功子仁過焉仁曰寺以律名而禪規不減諸方廩無餘粟食堂日集千指非有以大過人何以臻此余曰昔臨濟北歸仰山歎曰此人它日道行吳越但遇風則止溈山問有續之者乎對曰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故世稱念法華爲仰山後身庸詎知文非逢公邪子仁曰彼以荷擔大法此方從事有爲仰山逢公若是班乎余曰昔普淨禪師不務說法庵於王城之東日浴萬衆曰

時機淺昧難提正令姑使善法流行足矣又安知逢公之意不出於此乎明年冬遣其徒來乞文又系之以辭

曰

我懷巖頭僧中之龍本無定法但識綱宗乾笑德山怒呵雪峯如師子吼香象失蹤又如麒麟不可繫覊羅山控勒明招追隨逢則晩出天骨權奇振鬣長鳴萬馬不嘶清俟之上駐我巾瓶笑示死生洞開戶庭意行出入不施鍱扃至今城北白塔亭亭寶鈴和鳴上干層霄下

有全身百神來朝劫火洞然大千焚燒而此堅固無有動揺洛爾邦民當加敬虔蓋此大士是汝福田如黄琳公如和裦禪刻此銘詩以壽山川

三角劼禪師壽塔銘并序

禪師道劼生謝氏邵武人也得法於洪州石門乾禪師初住臨川之景德寺後住長沙之角山道望著三湘學者至如歸十餘年遂爲終焉之所門弟子爲建壽塔于白雲衡之陽甘露滅基宣和五年十月初二日過焉劼

導余至塔所乃爲銘之銘曰

東林法道盛於石門在元祐間歸者如雲後三十年三

角有闢石門嫡子東林諸孫道如平地世不舉步陟危

值谷自爲險阻有來求者弗荅弗顧但以此心一酬佛

祖白雲之衢卵塔已成如魚千里時遶之行千巖月色

萬壑松聲欣然而笑誰爲死生

嶽麓海禪師塔銘 并序 代

師名智海姓萬氏吉州太和人也幼靜專無適俗韻去

事普覺道人楚金為弟子年二十一剃髮受具辭金遊方金出鄧峯永公門父子道價逼亞東林總玉澗祐故師依玉澗東林最久然無所契悟晚抵仰山陸沉於衆佛印元公獨異之師方銳於學喜翰墨元呵曰子本行道反從事語言筆畫語言筆畫借工於道何益矧未工乎師於是棄去經行湘南諸山依止大溈十年真如門風號稱壁立學者皆望崖而退師獨受印可輩流下之真如赴詔住上都相國寺師雅志不欲西首衆衲於衡

陽花藥山分座説法元符已卯開法於城東之東明崇寧乙酉遷居於湘西之嶽麓勸請皆一時名公卿明年正月八日麓火一夕而燼道俗驚嗟以死弔師笑曰夢幻成壞蓋皆戲劇然吾恃願力宮室未終廢也於是就林縛屋單丁而住雜蒼頭厮養運瓦礫收燼餘之材造牀榻板隔凡叢林器用所宜有者皆備曰棟宇即成器用未具是吾憂故先辦之聞者竊笑而去師自若也未幾月富者以金帛施貧者以力施匠者以巧施十年之

間厦屋崇成盤崖萬礎飛楹層閣塗金間碧如化成梵
釋龍天之宫人徒見其經營之功日新而不知其出於
閒暇談笑宣和己亥七月九日以平生道具付侍者使
集衆估唱闕明漱盥罷坐丈室聞粥鼓命門弟子因敘出
世本末祝以行道勿懈説偈爲别有智暹者進曰師獨
不能少留乎師以手揺去復周眴左右良久右脇而逝
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二夏又七日闍維收骨石塔
於西崦舜塘之陰余官長沙始欵師雖其道眼無分别

相而州里情親若出自然故知其爲人惠敏有智略恤孤老赴急難常躡人於羇旅中屢折不困其尊禮賢者樂於人爲善則其天性嘗叩其論於宗門號飽參於教觀甚博而知要不見十日而以訃聞嗚呼余聞論事易成事難捨生易處死難師皆返是豈無德而然耶南牧齊公狀其平生乞銘於余因爲之銘曰

臨濟綱宗遇風則止昭憂其讖得念而喜湘南有圖汾陽之嗣遂興其宗克肖前懿衲子方來歸之如雲南真

兩俊絶塵逸羣海公於真蓋其的孫獨敢袒肩荷擔宗門天資慈祥一目貴賤幻出寶坊實依淨願冤親贊毀初莫能辨及其將化則有明驗入死之難如登焚輪師獨易之如臂屈伸塔曰無縫豈有新陳我作銘詩昭示學人

石塔銘 并序

潙山空印禪師軾公與余登芙蓉謁長老從公于潮音堂同遊東澗道人師棨法欽文顯預焉空印使同遊者

以石絫塔于澗之曲從笑曰連日羣鵲翔鳴豈此勝緣之祥耶空印請甘露滅其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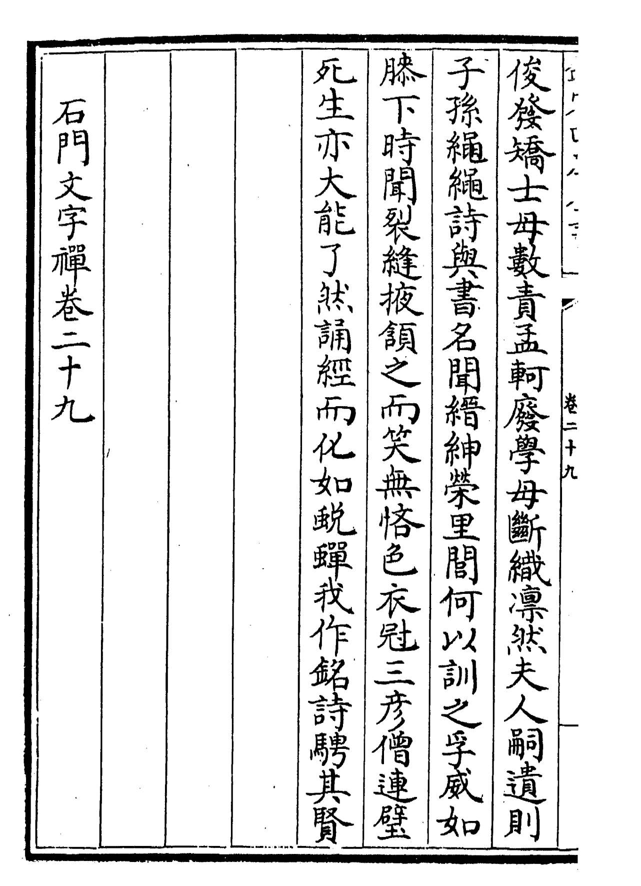
萬峯之顛乃有流泉迸兩石間雪渦回旋嶮于三峽下臨玉淵上有危石其大如屋可坐百夫辭封蒼玉同來六僧五七童僕姸鄙俱笑響荅山谷唯大士軾約東長幼疊石爲塔團團層秀於一食頃談笑而就其願伊何天子萬壽山禽何知羣飛和鳴物不虛應勝事克成咨爾東阿地祇山靈護持此塔使長聽經

馮氏墓銘并序

洪州布衣高天倪弟冲賜紫沙門善機傳法沙門善權以政和五年十月某日葬其母馮氏於幽谷山之陽附于皇考隱君之塋冲茹哀具書曰禍釁鑿罰不自殞滅上延慈侍冲尚忍言之先妣於正月三日棄諸孫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願請文以昭後世三反而不得辭乃敘曰夫人靖安馮氏年十六歸同邑隱君子高廣仲容入門和敬動履規矩懿淑而敏出於天姿媪御喜之與

奪從之時皇舅春秋高瘻而盲夫人行立必掖食必嘗姑有風痺疾夫人視臥起進劑餌皆畢世不懈里閈稱其孝仲容三弟稚幼夫人皆自櫛沐縫紉之以至成立擇師使授學典婚使納婦有勞有恩夫人幼孫未嘗學隱君好與禪衲遊屏聽其論而悅之遂能誦經曉字義隱君無經世意多往林墅屏處五子皆夫人教之訓嚴色莊衣冠取法焉初幼子善權俊發夫人曰此兒非仕林可致也施以從石門道人應乾游以文學之美致高

名於世第三子善機亦授筆與之俱叢林期以起東林之道長子天倪粹溫而厚誠欵而文里巷往來稀識其面第四子冲久遊太學以能文舉于禮部所與交皆一時偉人次子怛廓落有奇節不幸早世而孫楷學成而鄉貢之夫人喜燕賞酒酣冲必利髻爲童子戲婆娑起舞皆中部節弟姪以次上壽觀者歡譁夫人爲笑而罷率以爲常邑人慕之女一人適貢士劉杭孫九人皆嶷嶷爭秀曾孫兩人尚幼銘曰


俊發矯士毋數責孟軻廢學毋斷織凜然夫人嗣遺則
子孫繩繩詩與書名聞縉紳榮里閭何以訓之孚威如
膝下時聞裂縫掖領之而笑無恪色衣冠三彦僧連璧
死生亦大能了然誦經而化如蜕蟬我作銘詩騁其賢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九

石門文字禪卷三十

宋 釋覺範 撰

行狀

雲庵真淨和尚行狀

師諱克文黃龍南禪師之的嗣陝府閿鄉鄭氏子生而穎異在齠齓中氣宇如神人與羣兒戲輙相問答語言奇怪聞者駭愕不能曉則復軒渠笑悅而去奕世縉紳既長喜觀書不由師訓自然通曉事後母至孝母嫚數

困辱之親舊不忍覩其苦使游學四方旅次復州北塔寺長老歸秀道價方重於時詞辯無礙因側聆坐下感悟流涕願毀衣冠爲門弟子秀笑曰君妙年書生政當唾手取高第榮親乃欲委迹寂寞豈亦計之未熟耶對曰心空及第豈止榮親又將濟之委迹寂寞非所同也秀奇其志而納之服勤五年如一日年二十五歲試所習爲僧明年受具足戒即游京洛翺翔講肆賢首慈恩性相二宗凡大經論咸造其微解帙捉麈詞音朗潤談

辯如雲學者依以揚聲燕居龍門山偶經行殿廡間見塑比丘像蒙首瞑目若在定者忽自失謂同學者曰我所負者如道子畫人物雖曰妙盡終非活者旣焚其䟽義包腰而南平易艱險安樂勞苦諸方大道場多所經歷自重其才以求師爲難嘗至雲居謁舜老夫機語不契不宿而去又至德山應禪師方夜參雌黄先達有六祖不及雲門之語失笑黎明發去聞雲峯悅禪師之風兼程而往至湘鄉悅已化去歎曰旣無其人吾何適而

不可山川雖佳未暇游也因此行寓居大潙夜聞僧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云清波無透路豁然心開時南禪師已居積翠徑造其廬南曰從什麽處來曰潙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曰未審向什麽處去也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雲游曰若然者亦得自在去也南曰脚下鞋是甚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南曰何曾得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大駭參依久之辭去至西山翠巖長老順公與之夜語自失曰起臨濟者子也

厚自愛而師亦神思豁然德其賞音及南公居黃龍復
往省覲南公嘗謂師曰適令侍者卷簾問渠卷起簾時
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
始得南厲語曰關西人真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
只這僧也未夢見在南公笑而已隆慶閑禪師與師友
善方掌客閑問曰文首座何如在黃蘗時南公曰渠在
黃蘗時用錢如糞土今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自是
爲同時飽參者所服南公入滅學者歸之如雲所至成

叢林熙寧五年任筠州大愚太守錢公弋來游怪禪者騾多衆以師有道行奔隨而至錢公即其室未有以奇之翌日命齋師方趨就席有犬逸出屏帷間師少避之錢公嘲之曰禪者固能伏虎反畏犬耶師應聲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大喜願日聞道乃虛聖壽寺命師居之師方飯於州民陳氏家使符至遁去錢公縶同席數十人將僧吏求必得之而後已有見於新豐山寺者即奔往陳氏因叩首泣下曰師不往吾黨受苦矣

師曰以我故累君輩如此因受之遂闡法焉未幾移居洞山普和禪院元豐之末思爲東吳山水之游捨其居扁舟東下至鍾山謁丞相舒王王素知其名閱謁喜甚留宿定林庵時公方病起樂聞空宗恨識師之晚謂師曰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談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爲賓主非關時處又曰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峯易證爲具謂譯者之訛其

義如何師曰圓覺如可改則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
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
之義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
言非是公大悅因捨第爲寺以延師爲開山第一祖又
以神宗皇帝問安湯藥之賜崇成之是謂報寧歲度僧
買莊土以供學者而自撰請疏有獨受正傳力排戲論
之句者敘師語也又以其名請於朝賜紫方袍號真淨
大師金陵江淮大會學者至如稻麻粟葦寺以新革室

宇不能容士大夫經游無虛日師未及嗽盥而户外之屨滿矣殆不堪勞於是浩然思還高安即日渡江丞相留之不可遂卜老於九峯之下作投老庵紹聖之初御史黄公慶基出守南康虛歸宗之席以迎師師曰今老病如此豈宜復刺首迎送爲我謝黄公乞死於此其徒哀告曰山窮食寡學者菡衆師德臘雖高而精神康强康山自總祐二大士之後叢林如死灰願不忘祖宗赴輿情之望不得已乃行先是黄公嘗望見師於丞相廣

坐中師既去丞相語公曰吾閲僧多矣未有如此老者故公盡禮力致之廬山諸刹素以奢侈相矜居者安輭暖師率以枯淡學者困於語言醉於平實師縱以無礙辯才呵其偏見未朞年翕然成風三年今丞相張公商英出鎮洪府道由歸宗見師於淨名庵明年迎居石門崇寧元年十月示疾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師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别火風既分散臨行休更說遺戒弟子皆宗門大事不及其私言卒而歿

壽七十八臘五十二荼毗之日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煙所及處舍利分布道俗千餘人皆得之餘者尚不可勝數塔於獨秀峯之下師純誠慈愛出於天性氣韻邁往超然奇逸見人無親疎貴賤溫顔軟語禮敬如一主持叢林法度甚嚴有犯令者必罰無赦以故五坐道場爲諸方所法得游戲三昧有樂説之辯詞鋒智刃斫伐邪林如墮雲崩石開發正見光明顯露如青天白日人人自以謂臻奧至於入室投機則如銅崖鐵壁不可攀緣

性喜施隨有隨與杖笠之外不置一錢行道説法五十餘年布衣壞衲翛然自守於江西有大緣民信其化家家繪其像飲食必祠嗣法弟子自黄蘗道全兜率從悦而下十人餘此其平生大槩也至其道之精微皆非筆墨可能形容竊嘗論之其棄儒冠而入道類丹霞㢱經論之學而頓悟類南泉尋師之艱苦凛然不衰類雪峯説法縱横融通宗教類大珠至於光明偉傑荷擔宗教類百丈此非某之言叢林學者之言也嗚呼兼古宗師

之美而全有之可謂集厥大成光於佛祖者歟崇寧二

年十月十五日門人某謹狀

泐潭準禪師行狀

公諱文準興元府唐固梁氏子生始幼見佛像輙笑張

牙不喜聞酒胾金仙寺沙門虛普乞食至其家師麐門

酬酢如老成時年八歲即辭父母願從普歸授以法華

經伊吾即上口元豐僧檢童子較所習以籍名先後度

師藝精坐年少不得奏名陜西經略范公過普廬普臘

高應對領略師侍其旁申辯詳明進止可喜范公欲攜與俱西師辭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公陰奇其語度以爲僧剃髮既往依梁山秉禪師呵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疊羯磨梵行行阿闍梨是戒耶秉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徧游成都講肆倡諸部綱目即棄去曰吾不求甚解大法師曇演佳其英特撫之曰汝法船也南方有亞聖大士

有若溈山真如九峯真淨者知之乎宜往求之師拜受教與同學志恭出詣溈山久之不契乃造九峯見真淨於投老庵問曰什麽處來對曰興元府曰近離何處曰大仰曰夏在什麽處曰溈山真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然左右視真淨呵曰適來句句無絲毫差錯靈明天真才說箇佛手便成隔礙病在甚處師曰不會真淨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師服膺就弟子之列餘十年所至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居石門衲子益盛凡入室

叩問必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者必起從園丁壅菜率以爲常師每謂公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莫能測也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因大悟方見老人平日用處走敘其事真淨罵曰此中乃敢用磊苴耶自是迹愈晦而名聲愈著自其東游淮淛所至衲子成叢林顯謨閣待制李景直守洪州仰其風請開法於雲巖未幾殿中監范公帥南昌移居泐潭方是時禪林以飲食爲宗以輭暖爲嗜好以機緣爲戲論師悲歎之師槌拂之下常三百

人而宿戶外者又百餘許求入室就學師難之乃謂之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闍黎從什麼處入對皆不契每曰我只畜一條拄杖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不將元字脚浣汝枯腸如此臨濟一宗不到冷落學者莫窺其奧然升堂說法辯如建瓴不留影迹一時公卿大夫宗向之以政和五年夏臥病侍者進藥餌師泛然如無意誡須忌食毒物師亦未嘗從有問其故曰病有自性乎病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乎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而

汝輩欲吾昏迷耶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閱世五十有五坐三十五夏闍維得舍利晶圓淨光不壞道俗千餘人皆得之門弟子等收塔于南山之陽嗚呼雲庵之神悟於南公之門超軼絶塵者也予每疑嗣之者難及觀師之風格殆所謂家名辯才氣宇逸羣者耶謹狀

花藥英禪師行狀 代

臨濟九世之孫雲庵真淨之嗣師諱進英字拙叟出於

羅氏其先吉州太和人幼孤母憐之性慧敏齠齓中日誦千餘言通詩禮大義與羣兒嬉游侮玩之氣出其上親舊愛敬之使著縫掖爲書生輒病至於死鄰母泣曰吾始娠夢有乗空而語曰而出家則疾有瘳矣於是擊鐘梵放誓於佛前乞以爲僧洞隆童子而藉名於善集才年十八試所習得度受具戒即欲經行諸方以觀道報劬勞之德其母有難色於是庵於母室之外名曰精進士大夫喜其爲人賦詩爲贈多佳句螺川父老迨今

道之毋歿心喪三年修白業爲冥福即游淮海所至少
留常時號明眼尊宿徧謁巳雖未契而嘗識多賢者晚
謁雲庵夜叅聞貶剎諸方以黃蘗接臨濟雲門接洞山
機緣爲入道之要擿其疑處以啟問師恍然大悟如桶
底脫佛印禪師叢林號大宗師有盛名慎許可獨以師
爲俊彥師有爽氣喜暴所長以激後學三十年一節不
移故佛印呼爲鐵喙初開法住長沙之開福十年之間
殿閣崇成又五年棄之翩然北游五臺徧覽聖蹟乃南

還庵梁山天下衲子益追崇之政和甲午衡陽道俗迎住花藥之天寧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以教外别傳之宗授上根以漚和般若化道俗老益康强精進不替嘗中夜禮佛作息飲食不肯與衆背叢林信其誠民人化其教得法而為一方領袖者不可勝數𢷬拂之下嘗二千指龍象雜遝方進而未艾也其激揚大事游泳語言備存三録曰報慈曰鴈峯游臺盛行於世宣和三年冬謝事復庵梁山越明年臘月示疾蟬蜕嗚呼若人已矣

予竊爲桑門惜之參學稟淳一日泣訴於予以予知其
師之深者欲于其狀而求銘故爲書云耳長沙孫承之
謹狀

傳

十世觀音應身傳并贊

唐大菩薩僧寛公出於益州孝水楊氏方其娠也母失
常性却酒胾有慧辯及其生也無痛苦聞異香忽然在
前即能言言我名慧寛有女兄信相亦神異年相睽於

齠齓中終日論說聽者一不能曉其父瑋以符呪爲兩川道俗所歸而不知有佛經人錄其所論百許紙時懐龍山㑹禪師聞其異至瑋舍瑋出示之㑹驚曰與佛經合不測人也俄有異比丘入火光三昧於淨慧寺特召信相信相至曰此室皆火聚其可入哉曰以水滅之可入信相即作水觀而入於是異比丘化其父母使出家父母曰許聘矣奈何鄉里爭出財贖之公因信相亦俱依慧空寺慎公避太祖御諱剃落焉公時年十三從㑹

公授經律會畏之如神反從質疑天姿謙敬未嘗怒懷
龍衆三千指皆躬力作公獨閑適人以爲言會曰此吾
先師也昔周滅吾法吾從曇相禪師隱于終南山及隋
教復興吾辭而歸蜀曇相囑曰汝當領徒大作佛事有
童子名慧寬者善視之此其後身衆因不敢復言公年
三十乃還綿竹廬于無爲山以神異化而全蜀爭師事
之如淮泗之僧伽七閩之定光公嘗赴江陵大會朝發
夕返荆州府前有拳石舍五音天下聞之公取以歸今

置定身龕中什邡陳氏施園爲寺公以竹標其中曰以此爲基拔去竹泉泫然而出掘之得巨石石下有寶瓶舍利公作禮乃放光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有五日歿於淨慧寺閱世七十坐五十五夏

贊曰予讀無爲山廣錄公始發心日誦觀世音名十萬徧生五天十世爲居士生震旦十世爲比丘皆出楊氏又瞻其畫像天骨秀特和敬之威望之肅然是所謂真比丘也

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傳

梁大菩薩僧寶公以宋元嘉中生於金陵之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面方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七歲去依鍾山大沙門僧儉爲童子儉名之曰寶誌長而落髮專修禪觀坐必越旬久之忽無定居多往來皖山劒嶺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經聚落兒童譁逐之或徵索酒殽或累日不食嘗從食

鱠者求鱠食者與而心笑之即起吐水中皆成魚相傳
始驚異時時題詩初不可曉後皆有驗建元間異迹甚
著丞相高嵩爲武帝言之以禮自皖山迎至都舍於陳
征虜之家輒自犨其面分披之出十二首觀世音慈嚴
妙麗傾都聚觀欲爭尊事之武帝念其惑衆收付建康
獄旦夕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
吏門外有兩輿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
王送供至建康令呂文顯以事啟帝帝迎至禁中俄有

旨屏除後宫爲家人宴公例常與衆出已而猶見行道於景陽山比丘七輩從其後帝怒遣使至閤吏曰公久出在省中吏就視之身如塗墨然武帝聞之大驚陳顯達鎮江州大司馬叚齊之從行往辭公公無他語但引紙畫鵶畫畢授之曰緩急可用此顯達叛齊之遁去顯達大怒遣騎追之將及齊之窘甚見鵶林必非人所寄遂去齊之方悟公意也鄱陽忠烈王飯公於私第顧左右覓荆枝有折以獻者則以安門上而去俄有旨以王

領荆州衛尉胡諧卧病以書哀訴幸以屈臨庶幾疾有瘳公題其書尾曰明屈翌日果卒僧法平欲以衣獻公不知所寓遣使徧求之龍光廣實兩寺皆曰夜宿此黎明去矣又甞所厚善厲侯伯家侯伯曰公夜行道於此今瞧未興使人視之笑去公在華林園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自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崩齊亦於此年闕矣靈味寺沙門寶亮欲以衲帔遺之未及有言公忽來牽帔而去蔡仲熊甞問仕何所至

公不自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果至
尚書左丞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
云門上血汚衣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
自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宅而帝頭血流於門限焉建
武中明帝害諸王高士江泌憂念南康王子琳以訪公
問其禍福公覆香爐示之曰都盡無餘後皆如其語徐
陵兒時其父攜詣公公拊之曰天上石麒麟也陵果名
譽顯於世又文惠太子迎釋僧惠至京師惠過公公拊

其背曰亦龍子也慧終以辯才顯聞其徒屯騎桑偃有不臣之心公見之戟手詬曰若乃欲反耶奈斫頭穴胸何偃汗下不敢仰視遁去梁武帝受禪尤深敬事前朝以超拔動輒禁錮至是下詔釋之嘗問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又問十二之㫖在何答曰書字時節刻漏中又問何時得淨心修習答曰安樂禁之又問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文之年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雨不降公謂左右

曰吾病不差就官乞活儻不奏白官應得禍即上啟願
於華光殿講聖鬘經請雨帝即命沙門講之終夕雨公
又以刀橫水盂良久又雨帝初繁刑公假以神力令見
高祖受極苦於地下自是省刑詔畫工張僧繇寫公像
藏禁中僧繇下筆輙不自定叩頭哀懇公笑曰毗婆尸
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帝偶與公臨流縱望有物
泝流而上公舉杖引之隨杖而至蓋紫栴檀也詔供奉
官俞紹雕公像頃刻而肖神情如生帝大悅命置内庭

爲子孫世世福田法雲寺雲光師講經天爲之雨華帝意其證聖夜於舍光殿焚疏命公雲光僧儉傳大士齋翌日獨雲光不至公嘗聽法雲講妙法蓮華經至假使黑風問風果有否答曰世故有第一義諦故無公曰若體是假有此亦可解耶法雲默然公則自爲主客辯難鋒生一坐盡傾然莫有解者帝嘗從容問國祚有留難否公但指喉示之侯景之亂尤追繹公言也有僧浮杯來謁帝帝方與客棊吟曰殺之棊罷命僧侍衛奏曰適

蒙旨已殺之矣帝嗟悼不已以問公公曰陛下前身蚯蚓也僧嘗爲雞草者悞殺之今償夙債耳天監十三年公移華林園金像置所居房帝聞之曰師將去我耶是歲十二月忽命奏絲竹徹晝夜至六日終於輿皇寺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吴慶以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帝昔與公登鍾山之定林指前岡獨龍阜曰此爲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公曰先行者至是念公以此言以金二十萬易其地以

葬焉皇女永康公主覺盡施其粧奩建浮圖五層于其上置以無價寶珠仍建開善精舍勑陸倕製銘于塚内王筠勒碑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焉畢工駕御寺公忽現於雲間萬衆歡呼聲振山谷勅謚廣濟大師公顯迹之著數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莫測其年有徐犍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公外舅弟小公四歲計其時九十七矣李氏有國日謚曰妙覺公作四柱記五公符十二時偈壁記心鏡圖數千言傳于世本朝太平興國七年

舒州民柯䕮者遇異僧於歲山下以杖指松根令䕮鑊之得瑞石一篆文皆讖聖宋國祚無疆䕮進其石于京師太宗皇帝遣中使置齋於鍾山詔自今不可以名斥以顯尊異賜號道林真覺大師

祭文

祭雲菴和尚文

我生九歲則知有師寤寐悅慕想見形儀識師新豐等父母慈欣然摩頂使執軍持長游大梁雉髮而歸省於

九峯凜然德威霜雪雨露物以茂滋師成就我妙如四
時紫霄之下泐水之湄前後七年龍起雲隨今古一律
妬毁陷擠愛憐收拾終不棄遺我昔出山師則有辭子
幼英發終必有爲顧吾老矣見子無期指其二子藉汝
敎之譴呵皆可不可相離德音在耳星霜八移師成新
塔我亦陳衰昔師既化品坐對啼僉遣本明遠乞銘詩
事濟而還僵仆於地山川隔阻久絶音題獨擕希祖千
里來辭一酬夙心死無憾悲師之平生累德巍巍必興

其後在我無疑敢不激勵上答恩私

祭昭默禪師文

政和八年二月初六日甘露滅致以香羞之奠祭于佛壽靈源真歸無生之塔寳覺以拳授法宗綱區别背觸天非蒼蒼如履虎穽非愚則狂公少奇逸發硎劍鋩横機試之切玉無傷體露情盡凡聖兩忘濡仰機辯如珠走盤父喜自匿暴子所長追還此風名聞諸方臨濟法道始於南昌大於汝潁盛於衡湘黄龍三關建無勝幢

奕世護持不離覺場天魔愁怖走仆且僵剪拂流輩高
師門牆庸有匪人賁公自揚騏驎種性自異犬羊狠䚕
怒疾夫豈知量儼臨清泉精嚴激昂如萬星月如百谷
王高明廣大洞徹汪洋成就法器堅翅飛翔下視毒龍
命將滅喪劃海為兩摶而取將老則移疾古寺閉房聽
萬象說以默自藏猿鳥厭見天下想望我初見公駿氣
騰驤溟涬弟之但加敬莊人以謗掩公慰愈光置麝溺
器更增其香取而有之麓于欒囊坐交時埋瘞于南荒

零落苦李人棄路旁公犯世忌愈益稱賞萬人浮議冰
消其湯既辛生還陸沉故鄉豈不願見恃公康强訃至
失聲事出倉皇中流欲濟俄喪楫航夜淚殷枕起喟失
牀我憂禪學終背教綱造論導之排斥否臧公聞乃曰
彼自無瘡以書教誡歆傾數行至言吐鳳自然文章馬
鳴龍勝論著精詳文字於道疑不相妨索珠層淵探玉
崇岡人各有志鹹酸異常但餘此意拜未敢當嗟吁惜
哉巍巍堂堂遂成千古叢林荒涼然觀斗柄陰晴晦彰

示有出沒夫豈真亡

祭妙高仁禪師文

孤鳳兩雛名著諸方我初識嚳未識華光政和甲午還自南荒夜宿衡嶽草屋路旁僕奴傳呼妙高大方連璧而來驚喜失牀高誼煦人笑語抵掌瀟湘平遠煙雨孤芳舉以贈我不祕篋箱追繹陳迹云更幾霜去年中秋宿師雲房爲留十日夜語琅琅曰我出吳游淮涉湘今三十年倦鳥忘翔偶如慧曉懷思故鄉想見明越雲泉

蒼茫已遣阿湧先渡錢塘不見半年嶺谷想望訃至驚定淚落沾裳思歸之念夫豈其祥嗚呼師乎忠義激昂高風逸韻仁肝義腸縉紳相志遠公丈郎此生逆旅已熟黃糧夢中吳楚寧能取將唯方廣譽躬至影堂如我致辭而炷此香清淨法身敗橐膿囊光透毛孔不可掩藏昔日非在今未嘗忘如水中乳莫逃鵞王則我與譽何用歎傷

祭覺林山主文

性靈簡易似放閒靜似懶以法爲林滴水爲限夜歸村落投枕再鼾竈黔無煙童僕啼飯而兄直視爲一笑莞然三十年事事成辦我愚且鄙少去故鄉豈不懷歸路脩且長遂成永隔死生相忘念俱事師落髮游方如宿逆旅各夢同牀聞訃一年乃奠靈几觸目悽慟語訖酸鼻嗟乎人生有恩有義薦此鉢飯淚墮如洗

祭幻住庵明師弟文

子少棄家從我游嬉三十一年如夢頃時於此夢境憂

患半之我竄萬里白骨重肉子臥一庵亦失雙目心知餘年再見不復敢料來歸先館子廬即視摸索認聲驚呼我亦念子形神已枯百不如人謂當壽考心期惻然正爾難保如臨崖樹先自枯倒不見兩月果以訃聞既通世契久同師門臨終之語骨須我焚擕法凡祖疾馳三日瓦燈晝昏寂然空室相視以慟薦此鉢食

祭鹿門燈禪師文

維皇宋建炎元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二十日特敘

復僧其謹以茗果之奠敢昭告于燈公禪師之靈明安
宗風續佛壽命幾絶而存至師大振芙蓉東去隨至磻
陽如道吾智而有石霜定惠既化遷住鹿門如青林虔
而繼新豐雖牧萬僧如數三四覿其規模寶覺是似重
和改元髪僧宫寺襬襶之師包羞惜死諂諛之極遂拜
黄冠師笑視之泚其面頳蘇嶺之下寶坊幻出何以致
之蓋其願力既孝其師又悌其兄有光叢林不負佛恩
凛然風神今成萬古薄奠在盤淚落無所

祭五祖自老文

古人尚友不短千載茍曰氣合何必面對崎嶇遠來侁倖為會坐未歡然師不少待如人噬臍不及何悔掩淚莫陳意折心碎十方現前去來無礙師豈真亡靚露妙在

祭郭太尉文

公起徒步絲約入侍遂斷國論危言讜議在妬忌中剛而有禮天子敬之愛等昆弟雖無知名民陰受賜如漢

子房如唐陸贄人衆勝天覺中妬忌公笑徑去道固如是一斥不復而又早世姦邪色矜天下隕涕我初聞訃中夜而喟公之精神與天終始宜終功名宜身富貴乃殘瘴鄉又寓旅邸人之竒禍至此極矣唯德是輔殆虛語耳天定勝人果不容偽妬忌伎窮反自相噬邪正日分曉如涇渭今餘十年歸骨萬里我昔觀光混迹都市游公卿間如梁竇誌公每延禮忘其勢位我亦徑造必至臥内兵衛如雲不敢呵止愛憎相奪有萬贊毀坐嘗

厚善因我棘寺幾失頭顱終禦魑魅敢期白髮莫于湘水世相新奇習爲巧士教訓諂諛鉤取祿利貌雖光澤行可愧恥聞公之風面熱顏泚吾聞陰德榮享必至不身嘗之當在其子格言不欺果見偉器沐浴道德冠冕仁義定世其家行矣是似則公之生亦何嘗死

祭朱承議文

吾聞明珠白璧石韞水藏山川草木被其容光臨川之民共此盱上如湘老龐道德光華照映兩邦吾儕微蹤

雲浮四方眷此不去是亦故鄉歎公杖屨人羣軒昂忠
信豈弟易親難忘忽厭夢境高蹈八荒公有賢子如麟
鳳凰王室柱石吾法垣墻終大公後公豈真亡想聞此
語抵掌脫冠未忘世禮聊薦積香

祭許先之文

維公於國盡忠於家盡孝豈特天資亦學之効德富才
高川增嶽秀薦登清華出縉紳右用舍進退有命有義
一斥而終料豈及此聖恩不貲五日而至公獨不沾陽

城陸贄嗟余惷鄙於物多迕幸不終窮有公知遇屋歸山丘舟逃夜壑寓詞一觴心折涕落

祭趙君文

惟靈忠信恭敬耀於西州不爲無聞年餘七十笑傲林丘不爲無壽生有令子派佛祖流不爲無慶有一於此足以忘憂而況三者兼有之耶玆山弗嗣麋鹿所遊十年之間百廢俱修凡以令子德義之優故也余聞之鳥巢南枝狐死首丘彼亦何知能思厥由矧輕勢急道超

然特立者乃肯爲之蓋乎嗚呼訃來萬里物故越秋等視閻浮譬如一漚公之云亡非去非留薄奠告焉世禮則由雖神蒐竟無不知也尚能爲之歆不

瑫上人祭母文

我生頑鈍雀息鳩視不歸庸人亦幸而已刹墮三竇高出塵累儼臨人天福田于世坐推其因何以至是皆吾母慈念極心碎我昔東游志亦勇鋭訪道名山酬此恩爾身雖四方心挂潭水豈不懷歸料豈及此三月甲寅

訃來千里棄杖南犇露行草止天降荼毒乃不及巳呼天泣血奪我母氏今何能爲中扃亂矣昔每歸省迎門笑喜堂今閴然甩燈塵几慈和粹溫竟作川逝撫柩長號淚迸如洗杯露鑪香區區世禮天地有終此恨無旣

祭通判夫人文代

竊聞漢王覇之室有智識而柔懿然子孝而不學夫雖賢而弗仕又聞唐王珪之母閱房杜而知子及珪身登三事則其母又巳即世唯夫人之高風特有異於是二

者矣夫有霸之賢而為熙豐之名臣子有珪之材而名冠縉紳壽閲諸孫而視聽敏捷孫能酌古而心醉六經盖功名之念如雲之必雨富貴之盛如川之方增寔清規之所訓祭景慕之遐想懿德必光於史牒計夫人雖死其何憾乎

祭文七首 代

我聞如來世尊將涅槃自披其胷紫磨黄金卍字之相出言告大衆曰汝等各各瞻仰令足無生後悔及已掩棺迦葉後至又出雙趺以示眷憐嗚呼如來世尊正傳

法嗣覆蔭此邦三十餘年凡在道俗上與清衆下與奴隷若親若踈若小若大皆受餘庇今以入塔攀戀無已精明之温豈弟之容不可復見柔軟之音慈誨之語不可復聞宗乘微論差别之義不可復解言念至此意折心摧嗚呼禪師葬靈骨於九原想音容於萬古雪雲方慘兮悲風飄颻松聲蕭瑟兮哀聲連朝陳微誠兮以薦薄奠望慈雲兮其不可招嗚呼哀哉

我來淮山寒暑九遷傾誠於師遂爾忘年比隣追隨合

并周旋每一㑹語莫不懽然法屬之故無時造膝師嘗
顧我笑指坐席曰終當主我此丈室謂師爲戲不敢怒
嗔今日何日果繼後塵血指汗顔不善斧斤而師旁觀
教之諄諄今既逝矣夫復何云先德遺訓何敢不遵法
侶現前聊薦溪蘋禮雖不腆情無鮮陳因法相逢以法
爲親非子則姪繩繩詵詵傾困倒廪不祕珠珍煖其孤
寒賞其賤貧自師退居其德日新諸方竒衲川輸雲屯
大法將頽謂必中興不見一夕遂以訃聞如方欲渡遂

迷要津中夜起喟棄牀失聲慈和粹温永失依怙香羞
在筵淚落無所
東山真子白雲的孫迅機妙辯褎然逸羣黄河流天太
山吐雲無有窮極莫知津垠師罷住持其道益尊酣歌
自樂晝常掩門世不得見言豈得聞檻撰積香鑪焚室
熏今既非去昔亦豈存此意昭然即曰全真道大德高
名聞諸方禪林耆艾覺苑鳳凰三十餘年化行此邦我
輩晚生幸登覺場聞金石誨熏知見香譬如珠玉山韜

水藏而其草木亦被餘光今既云逝撫心悼傷嗚呼師乎巍巍堂堂遂成千古天豈真亡念昔侍坐恭聞誨言辭親出家是大因緣本出生死期離蓋纏求師之難自古則然如芥子針如鸞膠絃我等何輩萃此法筵如海之大而會百川教誨成就長養撫憐如物發生雨露無偏又霜雪之使其氣全恩有四種報效當先百未一施師我棄捐師之道德如月在天譽月之明何以加焉恭陳薄奠儼如在前情斷志訖淚落九泉

天姿曠達純素任真妙年出蜀汎愛親仁淹通宗教廣見精聞我亦何幸早獲相親義爲朋友法爲弟昆於師父子兩爲比隣周旋之久三十餘年懐我宗伯宗門鳳麟不幸早逝殞此偉人謂師英氣可續芳塵今又已矣撫淚沾巾嗚呼禪師夢幻視身而視生死如夜與晨十方現前孰亡孰存我獨何爲浪自酸辛無忘世禮薄奠聊陳

祭老黄龍謚號文代

崇寧四年四月某日住山某敢昭告于南禪師之塔竊聞巢由稽者夷齊餓夫初若無求於一時終必有稱於百世觀其措慮深遠蓋亦維持化風故知德澤之在民是乃聲名之不捨又況荷擔大法提攜四生者乎恭惟禪師家于此山名落天下起臨濟於將仆傳少室於無窮厥集大成有光先覺乃者明天子沛流殊恩大昭懿德特旌普覺之號用勵後學之徒仰惟覺靈祇此榮福嗚呼春葩華於萬物而不自以為功日昭明於四方而

不知以爲德凡所以歌詠和氣襃贊高明者皆天下之至情然則禪師於此豈曰不然耶

崇仁知縣赦後祭神文

唯三代之訓夏至日恭祭地祇斯古先哲王之懿德禮也而歴世堙沒不嗣今天子力舉而行之致禮既畢竒祥薦興歡聲和氣充塞天地猶以名山大川廟貌所在有功血食於民者未克躬至則以守令使告行吏其敢不肅虔哉謹用朞日特具牲醑以奠于祠下神之聽之

祇此榮福

祈雨文

仍歲饑凶民之艱食亦以衆矣而菜色喘沫者猶並首以望有秋如瘻者之不忘起也春夏之交風雨時若方將奮躍似有生意而比日毒暑益熾四無雲陰車鵶夜鳴田龜畫坼饑凶之憂恐在朝夕傳曰亨牛而不鹹敗所成矣又曰行百里者半九十爲不克終豈神之賜昌其始而終奪之邪吏以不職上天降罰吏躬任之民其

何辜而神亦坐視其病哉謹率丞佐羣趨並走致恭于祠下雀息以俟休答神其哀憐之

謝雨文

比日以來民以不時賈雨望天焦勞蓋飢饉之餘情易驚擾如禽傷弦念痛於曲木如稚驚雷失聲於破釜是用率丞佐上瀆神聽香火未收雲氣已布連日繼夕霖雨霑足嗚呼雖父凡之所哀憐其必從何以迨比舞翠浪於山原兆黄雲於困廪歲登訟簡民樂吏閒荷神之

賜孰大於此式奠昭告豈不休哉

石門文字禪卷三十